

古代呼聲

陳鼓應著



dh

德華出版社

愛書人文庫
077
陳鼓應著

古
代
呼
聲

德華出版社印行

德
華
出
版



必
屬
好
書

愛書人文庫 077

古 代 呼 聲

版 權 所 有	署 發 出 登 記 社 址 電 話 辦 事 處 電 話 郵 政 劃 撥 信 箱 印 刷 者 初 版	者 行 人 者 證 址 話 處 話 撥 箱 者 者 版	陳 蔡 德 華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104 號 臺 南 市 永 福 路 63 巷 21 號 (062) 2 3 5 8 0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中 正 路 213 巷 8 號 (02) 8 8 1 9 1 4 2 1 0 2 8 9 9 臺 北 郵 政 73—19 號 合 億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十 一 月	鼓 豐 出 版 社 第 0104 號 63 巷 21 號 8 號 4 2 9 號 公 司 十 一 月	應 安 社 翻 印 必 究
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	-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特價 65 元

※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※

愛書人文庫序

學海無涯，書囊無底，世間書怎讀得盡？只要讀書人，眼明手辣，心細膽大。「眼明則巧於掇拾，手辣則易於剪裁；心細則精於分別，膽大則決定去留。」愛書人文庫本着「眼明、手辣、心細、膽大」的原則，去其繁蕪，取其精要，為讀者提供最有價值的書籍，舉凡古今中外的名家精心傑作都在「愛書人文庫」之列，盼望所有愛書人從此能真正擁有自己所喜愛的書，且盡讀有用之書。

成立「愛書人文庫」的目的在於服務所有「愛書人」，我們竭盡所能的希望使所有愛書人享受人生最大的樂趣——讀書樂，而且得到必須具有的知識和常識，因此我們懇請各界先進和所有愛書人賜予指教和支持，讓「愛書人文庫」日益茁壯，對文化界稍有貢獻。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九日 蔡豐安

小序

這是我近年來寫的有關學術思想方面的文章。對於傳統文化，我們要吸取它的精華部分，踢除它的糟粕部分，本着這種態度，我將古代的人物思想重現於今人前面。

到現在為止，我已經出版了七本學術方面的書，我所有的作品可說都在逆境中完成的，寫這本書時，我的處境尤其困頓，它也最能表現我最近的觀點，我誠敬地將它奉獻給每位讀者。

鼓應一九七八、十一、

古代呼聲

目 錄

殷周時代官方思想概況	三
詩經中的民聲	二三
堯舜禹在先秦諸子中的意義與問題	六一
墨家的社會思想	一〇二
墨家的非儒	一三五
法家思想述評	一五〇
楊朱的個人主義思想	一六四

范鎮的神滅論

附錄：論語學而篇評析

二

一八五

二〇九

殷周時代官方思想概況

殷代的宗教思想

近代出土的甲骨文字，其內容多屬殷代王室對於宗教信仰的記載。從這些記載中，可以得知：宗教信仰的世界觀，在他們的思想領域中佔了統治的地位。

一、上帝信仰乃是政治狀況及經濟狀況的反映

天上的神是人間狀況的反映。具體地說，是政治狀況及經濟狀況的反映。

殷代自盤庚遷都之後，至武丁而達於極盛，它的強盛，征服與融合周圍許多大小部族，使王權逐漸擴張，有了這種背景，王者也就自稱起「余一人」〔一〕來了

。「余一人」的稱呼，表示出以天下之大，惟王者一人爲至高無上，唯我獨尊。王權的崇高，反映在神的世界裏，便有了一個至尊的上帝。

「卜辭中的上帝或帝，常常發施令，與王一樣。上帝或帝不但施令於人間，並且他自有朝廷，有使、臣之類供奔走者。」（「陳夢家卜辭綜述」，五七二頁）上帝的至上獨尊以及帝廷的狀況，正是人間政治的倒映。

殷人的生活以農業生產爲主，氣候的變化對農業生產有莫大的關係。風雨調順，有助於農作物的收成，若遇自然的災害，人力便難以抗拒，在那種情況之下，很容易對自然力產生崇拜感。因而卜辭中卜問降雨的紀錄特別多。卜辭中的上帝成爲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。上帝的賜風雨、降禍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，而天象中風雨之調順實爲農業生產的條件。所以陳夢家說：「商人之帝爲有權勢之大自然，凡諸生活之供給咸依賴之。故商之帝爲生活上（或生產上）之主宰。」（「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」，燕京學報十九期）於此可見，殷人的上帝亦爲經濟狀況的反映。

殷人意識形態中的上帝，祂的威力以天象垂示爲多。費爾巴哈就說過：「雷和

電是給人以最威嚴最可怕印象的那種自然界現象，於是就成了最高最有權力的神底動作，神底權力仍舊不外是感性的權力，自然界的權力。」（宗教本質講義錄）卜辭中的上帝亦然，祂不是純粹精神性的，只是自然界現象的權力之象徵而已。

二、龜筮的決定力

在人類對於外在世界缺認識的時代，容易對於大自然產生迷惑畏懼的心理，因而產生對自然力的崇拜。在這種對外力的崇拜中，自身的行為失去自信力與自主性，殷室的處處問神，事事占卜，便是這種宗教信仰的產物。

尚書中的洪範篇雖被近人疑為後人之作，但它在追述中所保存的原始資料，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（二）。篇中卜問疑惑（「稽疑」）一段，正是殷朝官方思想行動的描述。它說：

「你（國王）如遭遇到重大的疑難，自己先考慮，再和卿士商量，和民衆商量，和卜筮商量。如果你自己贊同，龜卜贊同，占筮贊同，卿士贊同，民衆贊同，這

就是『大同』。這樣你的身體就會康強，你的子孫也一定旺盛，這自然是吉祥的。如果你自己贊同，龜卜贊同，占筮贊同，卿士反對，民衆反對，這還是吉利的。如果卿士贊同，龜卜贊同，占筮贊同，你自己不贊同，民衆不贊同，這也是吉利的。如果民衆贊同，龜卜贊同，占筮贊同，你自己反對，卿士反對，那末做內事吉利，做外事不吉利。如果龜卜、占筮的結果和所有人的意見相反，那麼安靜不動就吉利，有所行動就凶險了。」

從這裏，可以知道龜筮有多大的決定力。要做一樣事情，即使國王、卿士和民衆一致同意，但是只是龜筮的結果不同意，就得停止行動。上述卜問疑惑的幾種情況，充分反映了殷代官方行動的受制於宗教迷信。

三、統治階層內禮制的新舊派之爭

從大量的卜辭和一些古籍中，可以看出歷代殷商王室還停留在濃厚的宗教迷信的氣氛中。然而根據董作賓的研究，以爲「信仰一至於此，只有武丁時代爲然，到

了有科學頭腦、革命精神的祖甲時代，却把這一類卜事，一概取銷了。」（甲寅學五十年）董先生進一步的研究，發現了自盤庚遷殷至於帝辛之亡，這二百七十三年間經過了禮制上四次大的變動，其中所謂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互為起伏，可分為四個階段：

第一階段 舊派（遵循古法） 盤庚、小辛、小乙、武丁、祖庚。

第二階段 新派（改革新制） 祖甲、廩辛、康丁。

第三階段 舊派（恢復古法） 武乙、文武丁。

第四階段 新派（恢復新制） 帝乙、帝辛。

舊派以武丁為代表，從武丁時代的卜辭，可以考見舊派的禮制，一般來說，就是恪守先王的成規。新派以祖甲為代表，從祖甲時代的卜辭，可以看出他繼位之後實施改革禮制的計劃，在祀典的訂定，曆法的改革，文字的更易，卜事的整頓，都和舊派有顯著的不同（三）。

董先生這一項研究成果，顯示了殷代統治階層內部在禮制上「保守派」和「革

新派」之爭。革新派在祀典、曆法、文字及卜事上，都作了重大的改革。革新派代表祖甲的作爲，必然會被守舊史臣們視爲亂了成湯之法（見國語周語韋昭注）。周公提到祖甲時，曾說：「他認爲自己作君王是不合理的，到民間做了很久的平民，等到卽位時，他就了解人民的痛苦，能够保護愛顧老百姓。」（尚書無逸）這樣看來，祖甲的能够改革舊制，顯然是由於他長期接觸人民，從民衆中所得到的啓發。

武乙被董先生列爲舊派，但在史記的記載中，他却是個戲弄天神的「大逆不道」者。史記殷本紀記：「帝武乙無道，爲偶人，謂之天神。與之博，令人爲行。天神不勝，乃僂辱之。爲革囊，盛血，叩而射之，命曰『射天』。」這樣看來，武乙顯然是位堅決的無神論者。他這般僂辱「天神」，怪不會被正統史學家目爲「無道」。然而史記留下這一段記載是很珍貴的。這是現存典籍中所保存的最早的一段反神論史料；在現存史跡中，武乙是最早的一位堅強反迷信的帝王。在那濃厚迷信的時代裏，武乙辱天神的突出行爲，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四、民間一絲反天意的訊息

宗教思想成爲殷代統治階層的主導思想。雖有武乙這樣突出的人物，畢竟是例外。整個統治階層還沉迷在濃厚的迷信氣氛中。至於民間的思想狀況，則不得而知。尙書是官方的政治文獻，卜辭爲王室問卜的記錄，從這些資料裏，只能獲知一些官方思想活動的概況，而無法窺見民間思想活動的情形。

在統治階層「率民以事神」的思想教育下，一般民衆恐怕是很難免疫的。幸而，尙書高宗彤日篇上透露了一項稀罕的消息。篇中記述某一統治階層人士的講話：「惟天監下民，典厥義。……民有不若德，不聽罪；天既孚命正厥德，乃曰：『其如台？』」這就是說：「老天監視着世民，主持正義。人民之中有不順從『德』，不聽從所謂上天懲罰的；上天發出命令來糾正他們的行爲，他們却說：『天能把我怎麼樣？』」官方一向把不聽他們話的人民稱爲「不若德」（不順從德），並且抬出所謂天意來嚇唬人。但是人民之中却有不受欺蒙的，抗言說：「天能把我怎麼樣？

「其如台？」——「天能把我怎麼樣？」這一聲反詰，在史籍的記載上，它首創記錄地否決了統治階層運用宗教迷信的威嚇，也揭露了統治者利用神意欺瞞民間反天意訊息，是十分可貴的。

周室的天命論

殷王室儘管深於迷信，但當時的文化已有相當高度的發展。在工藝技術上，尤有驚人的成就。周是後進的部族，它的文化原較殷商為低。周克殷之後，周公一再叮囑官員，要聽取殷代有德者的言論，到各處去訪求殷代先哲王的政教（康誥：「紹聞小德言，往敷求於殷先哲王」），要大家思念殷代先王的德行（「我時其情殷先哲王德」），並學習殷朝的刑罰（「師茲殷罰有倫」）。洛誥篇記載周王還舉用「殷禮」（周公曰：「王肇稱殷禮」）；周室不但承襲殷禮，實際上，無論觀念型態、政治制度到工藝技術，無不承襲殷商。作為官方意識型態的宗教觀，亦復如此。

禮記表記說：「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鬼，先鬼而後禮。」殷朝治者率領着人民事奉鬼神（「率民以事鬼」），這或許是單純地出於宗教迷信，也許是有意識地以宗教信仰爲手段而達到統治的目的。所謂「先鬼而後禮」，意思是說，統治者重視宗教祭祀過於君臣朝會的禮儀。「先鬼而後禮」，說明了殷室統治者的迷信程度超過了政治上的運用。可見得殷室還不善於利用宗教來神聖化他們的統治制度。這要到了周朝，宗教迷信才成熟地被運用以達成其重要的政治行動，他們能圓巧地運用天命的觀念，以合理化他們政權的來源，使宗教天命觀成爲西周王室的主要意識形態。

一、周室的政教合一

周人宗教信仰承於殷室，例如：金文中的祭名，十分之九因於殷商；宮廟，半數因於商；周人天神的擬人格化與祖考的擬天神化，亦因於商；此外商、周二代劃分上下爲兩個世界，似亦相同（^四）。從典籍上，也可看出殷、周宗教的相承性，

詩經寫文王在上帝左右（大雅文王：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」），分明是殷代先公先王在帝身旁說法的翻版。遇事卜問的習慣也沿於殷；尚書盤庚篇上說：「大家不要違背占卜去辦事」（「各非敢違卜」）。大誥篇上說：「寧王惟卜用。」可見文王襲殷俗而用占卜。

周室宗教迷信觀念除了學習商之處，還懂得妥加運用，以達到政治的目的。例如殷武庚叛變，周公便利利用占卜，邀請各國諸侯共同討伐武庚（見大誥篇）。顯然占卜只是誘人來相助的一種手段。又如周公營雒邑之前，曾到各處去觀察，最後選擇雒水一帶，說是占卜吉利，這很可能是周公利用迷信的手法來選定新都，以達到遷徙殷朝強豪而便於監視的目的。

國人最獨特的一種宗教信仰——祖先崇拜，也源於殷俗，周人更對它與宗法封建制結合，祖先崇拜的宗法觀念，對於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與倫理觀念發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此外，祖先崇拜也導致了厚葬的習俗。

周室宗教方面最重大的發展，還在於建立天與人王的親屬關係，以及天命觀的